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一

滿少卿飢附飽颺

焦文姬生誓死報

詩云

十年磨一劍

霜刃未曾試

今日把贈君

誰有不平事

話說天下最不平的是那負心的事，所以冥中獨重其罰。刻俠專誅其人，那負心中最不堪的，尤在那夫妻之間。蓋朋友內忘恩負義，拚得絕交了他，便無別話。惟有夫妻是終身相倚的，一有負心，一生怨恨，不是當要，可以了帳的事。古來生死冤家，一還一報的。

便是新做

獨有此項極多。宋時衢州有一人姓鄭，是個讀書人，娶着會稽陸氏女，姿容嬌媚，兩個伉儷綢繆，如膠似漆。一日正在枕席情濃之際，鄭生忽然對陸氏道：「我與你二人相愛，已到極處了，萬一他日不能到底，我今日先與你說過，我若死，你不可再嫁；你若死，我也不再娶了。」陸氏道：「正要與你百年偕老，怎生說這樣不祥的話？」不覺的光陰荏苒，過了十年，已生有二子，鄭生一時間得了不起的症候，臨危時對父母道：「兒死無所慮，只有陸氏妻子，恩深難捨，況且年紀少艾，目前已與他說過，我死之後，不可再嫁。今若肯依所。」

二刻水為十

八卷之二

三

二刻拍案談為二十卷

言兒死亦暝目矣。陸氏聽說到此際，也不叫言，只是低頭悲哭，十分哀切。連父母也道他沒有二心的了。死後數月，自有那些走千家、管閒事的牙婆，每打聽腳踪，探問消息，曉得陸氏青年美貌，未必是守得牢的人。挨身入來，與他來往。那陸氏並不推拒。那一夥人見了面，就千歡萬喜，燒茶辦菓，且是相待得好。公婆看見這些光景，心裏嫌他，說道：「居孀行徑，最宜穩重。此輩之人，沒事不可引他進門。況且丈夫臨終，怎麼樣分付的，沒有別的心腸也。用這些人不着。」陸氏由公婆自說，只當不聞。後來慣熟，連公婆也不說了。

此爲六見

果然與一個做媒的說得入港，受了蘇州曾工曹之聘，公婆雖然惱怒，心裏道是他立性，既自如此，留着他，也落得做寬家，不是好住手的。不如順水推船，等他去了罷。只是想着自己兒子臨終之言，對着兩個孫兒，未免感傷，痛哭。陸氏多不放心上，纔等服滿，就收拾箱匣停當，也不顧公婆，也不顧兒子，依了好日，喜喜歡歡，嫁過去了。成婚七日，正在親熱頭上，曾工曹受了漕帥檄文，命他考試外郡，只得收拾起身，作別而去。去了兩日，陸氏自覺淒涼，傍晚之時，走到廳前開步，忽見一個後生，像個遠方來的，走到面前，對

着陸氏叩了一頭口稱道：「鄭官人有書拜上娘子，遞過一封柬帖來。」陸氏接着看那外面封筒上題着三個大字，乃是「示陸氏三字」，認認筆踪，宛然是前夫手跡。正要盤問，那後生忽然不見。陸氏懼怕起來，拿了書急急走進房裏來，剔明燈火，仔細看時，那書上寫道：

十年結髮之夫，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歡，資有餘而共聚。忽太幻以長往，慕他人而輕許。遺棄我之田疇，移蓄積于別戶。不念我之雙親，不恤我之二子。義不足以爲人婦，慈不足以爲人母。吾已

訴諸上蒼。行理對於冥府。

陸氏看罷，嚇得冷汗直流，魂不附體，心中懊悔無及，懷着鬼胎，十分懼怕，說不出來，茶飯不喫，嘿嘿不快，三日而亡。眼見得是負了前夫，得此果報了，却又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節，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萬口訾議，及至男人家喪了妻子，却又憑他續絃再娶，置妾買婢，做出若干的勾當，把死的丟在腦後，不提起了，並没人道他薄幸負心，做一場說話，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醜事。



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貪淫好色，宿娼養妓，無所不爲，總有議論不是的，不爲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憐，男人愈加放肆，這些也是伏不得，姑娘們心裏的所在，不知冥冥之中，原有分曉，若是男子風月場中，畧行着脚，此是尋常勾當，難道就比了女人失節一般，但是果然負心之極，忘了舊時恩義，失了初時信行，以至悞人終身，害人性命的，也沒一個不到底報應的事，從來說王魁負桂英，畢竟桂英索了王魁命去，此便是一個男負女的榜樣，不止女負男，如所說的陸氏，方有報應也，今日待小子說一

三刻卷一 第二十一  
個賽王魁的故事，與看官每一聽，方曉得男子也是負不得女人的，有詩爲証。

繇來女子號痴心

痴得真時恨亦深

莫道此痴容易負

冤冤隔世會相尋

話說宋時有個鴻臚少卿，姓滿，因他做事沒下梢，諱了名字不傳，只叫他滿少卿。未遇特節，只叫他滿生。那滿生是個淮南大族，世有顯宦，叔父滿貴，見爲樞密副院，族中子弟，遍滿京師，盡皆富厚本分，惟有滿生心性不羈，狂放自負，生得一表人材，風流可喜，懷揣着滿腹文章，道早晚必登高第，抑且幼無父母，無

千人之難  
如此世間  
有安否打  
抽身者不

此物束終日吟風弄月放浪江湖把些家事多弄掉了連妻子多不曾娶得族中人漸漸不理他滿生也不在心上有个父親舊識出鎮長安滿生便收拾行裝離了家門指望投托于他尋些潤濟到得長安這个官人已壞了官離了地方去了只得轉來滿生是个少年孟浪不肯仔細的人只道尋着熟人財物廣有不想托了個空身邊盤纏早已罄盡行至汴梁中牟地方有个族人在那里做主簿打點去與他尋些盤費還家那主簿是个小官地方没大生意連自家也只好支持過日送得他一貫多錢還了房錢飯錢

餘下不多，不能勾回來。此時已是十二月天氣，滿生自思囊無半文，空身家去，難以度歲，不若只在外廂行動，尋些生意。且過了年，又處關中，還有一兩個相識，在那里做官，仍舊撥轉路頭，往西而來，到了鳳翔地方，遇着一天大雪，三日不休，正所謂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滿生阻住在飯店裏，一連幾日，店小二來討飯錢，還他不勾，連飯也不來了，想着自己，是好人家子弟，胸藏學問，視功名如拾芥耳，一時未際，浪跡江湖，今受此窮途之苦，誰人曉得？我是不遇時的公卿，此特若

背雪中送炭，真乃勝似錦上添花，爭奈世情着冷，悞  
望着那一個救我來，不覺放聲大哭，早驚動了隔壁  
一個人，走將過來道：「誰人如此啼哭？那個人怎生打  
扮？」

頭戴玄狐帽套，身穿羔羊皮裘，紫膛顏色，帶着幾  
分酒臉，映紅桃蒼白鬚髯，沾着幾點雪，身如玉樹  
疑，在浩然驢背下，想從安道宅中來。

那個人走進店中，問店小二道：「誰人啼哭？店小二答  
道：『覆太郎是一個秀才官人，在此三五日了，不見飯  
錢拿出來，天上雪下不止，又不好走路，我們不與他

飯喫了，想是肚中飢餓，故此啼哭。那個人道：「那里不是積福處？既是个秀才官人，你把他飯喫了，算在我的帳上，我還你罷。」店小二道：「小人曉得，便去拿了一分飯，擺在滿生面前道：『客官是這大郎，叫拿來請你的。』」滿生道：「那个大郎？」只見那個人已走到面前道：「就是老漢。」滿生忙施了禮，道：「與老丈素昧平生，何故如此？」那個人道：「老漢姓焦，就在此酒店間壁居住，因雪下得大了，同小女盪幾杯熱酒，煖寒，聞得這壁廂悲怨之聲，不像是个以下之人，故步至此間尋問。店小二說是个秀才，雪阻了的，老漢念斯文一脉，怎教秀

世絕少

此等可謂  
其最難知  
反為所恨

與不期多  
察但期  
呢此可謂  
當配矣他

才忍飢，故此教他送飯。荒店之中，無物可喫，況如此天氣也，須得杯酒兒敵寒。秀才寬坐，老漢家中叫小廝送來。滿生喜出望外。道：小生失路之人，與老丈不曾識面，承老丈如此周全，何以克當？焦大郎道：秀才一表非俗，目下偶困，決不是落後之人。老漢是此間地主，應得來管顧的。秀才放心，但住此一日。老漢支持一日，直等天色晴霽，好走路了。再商量不遲。滿生道：多感多感。焦大郎又問了滿生姓名鄉貫明白，慢慢的自去了。滿生心裏喜歡道：誰想絕處逢生，遇着這等好人。正在後倅之際，只見一個籠頭的小廝，

日何忍忘  
之

不富而好  
客更爲難  
得遇富者  
必不好客  
也

了四碗、啜飯、四碟小菜、一壺熱酒、送將來道、大郎送來與滿官人的、滿生謝之不盡、收了、擺在桌上食用、小廝出門去了、滿生一頭喫酒、一頭就問店小二道、這位焦大郎是此間甚麼樣人、怎生有此好情、小二道、這個大郎是此間大戶、極是好義、平日扶窮濟困、至于見了讀書的、尤肯結交、再不怠慢的、自家好喫幾杯酒、若是陪得他過的、一發有緣了、滿生道、想是家道富厚、小二道、有便有些產業、也不爲十分富厚、只是心性如此、官人造化、遇着了、他便多住幾日、不打緊的了、滿生道、雪晴了、你引我去拜他、一拜、小二



道當得當得過了一會，焦家小廝來收家伙，傳大郎之命，分付店小二道：「滿大官人供給，只管照常支應用酒時，到家裏來取。」店小二領命，果然支持無缺。滿生感激不盡，過了一日，天色清明，滿生思量走路，身邊並無盤費，亦且受了焦大郎之恩，要去拜謝，真叫做人心不足得隴望蜀。見他好情，也就有个希冀，借些盤纏之意，叫店小二在前引路，竟到焦大郎家裏來。焦大郎接着，滿面春風，滿生見了大郎，倒地便拜，謝他窮途周濟，殊出望外，倘有用着之處，情願効力。焦大郎道：「老漢家裏也非有餘，只因看見秀才如此。」

困阨量濟一二以盡地主之意原無他事如何說个

効力起來滿生道小生是个應舉秀才異時倘有寸

此特備

進不敢忘報大郎道好說好說日今年已傍晚秀才

還要到那里去滿生道小生投人不着囊匣如洗無

面日還鄉意思要往關中一路尋訪幾個相知不期

這箇于此得遇老丈實出萬幸而今除夕在店前路

已去不迭真是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沒奈何了只得

在此飯店中且過了歲再作道理大郎道店中冷落

怎好度歲秀才不嫌家間澹薄搬到家下與老漢同

住幾日隨常茶飯等老漢也不寂寞過了歲朝再處

程明道的  
八他日情  
志

秀才意下何如。滿生道：小生在飯店中，總是叨忝老丈的，就來潭府，也是一般，只是萍踪相遇，受此深恩，無地可報，實切惶愧耳。大郎道：四海一家，況且秀才，是個讀書之人，前程萬里，他日不忘村落之中，有此老朽，便是願足，何必如此相拘哉。元來焦大郎固然本性好客，却又看得滿生儀容俊雅，丰度超羣，語言倜儻，料不是落後的，所以一意周全他，也是滿生有緣，得遇此人，果然叫店小二店中發了行李，到焦家來，是日焦大郎安排晚飯，與滿生同喫，滿生一席之間，談吐如流，更加酒興豪邁，痛飲不醉，大郎一發棧

機以爲相見之晚，直喫到典盡方休，安置他書房中歇宿了。不提大郎有一室女，名喚文姬，年方一十八歲，美麗不凡，聰慧無比。焦大郎不肯輕許人家，要在本處尋個衣冠子弟，讀書君子，齊在家裏，照管暮年。因他是个市戶出身，一時沒有高門大族來求他的。以下富室痴兒，他又不肯高不奏，低不就，所以蹉跎過了。那文姬年已長大，風情之事，儘知相慕，只爲家裏來往的人，庸流凡輩，頗多，沒有看得上眼的。聽得說父親在酒店中，引得外方一個讀書秀才來到，他便在裏頭東張西張，要看他怎生樣的人物。那滿生

儀容舉止，儘看得過，便也有一二分動心了。這也是  
焦大郎的，不是便做道，踈財仗義，要做好人，只該賣  
發滿生些少，打發他走路，纔是。況且室無老妻，家有  
閨女，那滿生非親非戚，爲何畱在家裏宿歇，只爲好  
着幾杯酒，貪個人做伴，又見滿生可愛，傾心待他，誰  
想滿生是個輕薄後生，一來看見大郎殷勤，道是敬  
此意最、悲他人才安然托大，忘其所以，二來曉得內有親女，美  
貌及時，未曾許人，也就懷着希冀之意，指望圖他爲  
妻，又不好自開得口，待看機會，日挨一日，徑把關中  
的念頭，丟過一邊，再不提起了。焦大郎終日懵懵醉

鄉沒些搭煞，不加提防，怎當得他每兩下烈火乾柴，你貪我愛，各自有心，竟自勾搭上了。情到濃時，未免不避形跡。焦大郎也見了些光景，有些疑心起來。大凡天下的事，再經有心人，冷眼看不起的，起初滿生在家，大郎無日不與他同飲同坐，毫無說話。比及大郎疑心了，便覺滿生飲酒之間，沒心沒想言語，參差好些破綻出來。大郎一日推个事故，走出門去了。半日轉來，只見滿生醉卧書房，風飄衣起，露出裏面一件衣服來，看去有些紅色，像是女人襖子模樣。走到身邊仔細看時，正是女兒文姬身上的，又吊着一个

書  
下  
奇  
留  
之  
者  
奇

交頸鴛鴦的香囊，也是文姬手繙的，大驚咤道：「奇怪，奇怪，有這等事。」滿生睡夢之中，聽得喊叫，突然驚起，急歛衣襟不迭，已知爲大郎看見，面如土色。大郎道：「秀才身上衣服從何而來？」滿生曉得瞞不過，只得謊道：「小生身上單寒，忍不過了，向令愛姐姐處看。」老丈有舊衣借一件，不想令愛竟將一件女襖拿出來。小生怕冷，不敢推辭，權穿在此衣內。大郎道：「秀才要衣服，只消替老夫講，豈有與閨中女子自相往來的事？」是我養得女兒不成器了，抽身望裏邊就走，恰撞着女兒身邊，一個丫頭叫名青箱，一把撈過來道：

你好好實說，姐姐與那滿秀才的事情，饒你的打青箱慌了，只得抵賴道：「沒曾見甚麼事情。」大郎焦燥道：「還要胡說。」眼見得身上襖子多脫，與他穿着了青箱，沒奈何遮飾道：「姐姐見爹爹十分敬重，滿官人平日兩下撞見時，也與他見個禮。」他今日告訴身上寒冷，故此把衣服與他，別無甚說話。」大郎道：「女人家衣服，豈肯輕與人着？」況今日我又不在家，滿秀才酒氣噴人，是那裏喫的？青箱推道：「不知。」大郎道：「一發胡說了。」他難道再有別處啜酒？他方纔已對我說了，你若不實招，我活活打死你。」青箱曉得沒推處，只得把從前



勾搭的事情一一說了，大郎聽罷，氣得抓耳撓腮，沒個是處，喊道：「不成才的歪貨，他是別路來的，與他做下了事，打點怎的？」青箱說：「姐姐，今日見爹爹不在，私下擺個酒盃，要滿官人對天罰誓：你娶我嫁，終身不負，故此與他酒喫了，又脫一件衣服，一個香囊與他，做記念的。」大郎道：「怎了？怎了？嘆口氣道：多是我自家熱心腸的，不是不消說了，反背了雙手，踱出外邊來。」文姬見父親搥了青箱去，曉得有些不魁魁，仔細聽時，一句一句說到真處，來在裏面正急得要上吊，忽見青箱走到面前，已知父親出去了，纔定了性，對青

箱道事已敗露至此，却怎麼了？我不如死休。青箱道：姐姐不要性急，我看爹爹嘆口氣，自怨不是，走了出去，到有幾分成事的意思。在那里文姬道：怎見得？青箱道：爹爹極敬重滿官人，已知有了此事，若是而今趕逐了他去，不但惡識了，把從前好情多丟去，却怎生了？結姐姐，他今出去，若問得滿官人，不曾娶妻的，畢竟還配合了，纔好住手。文姬道：但願得如此便好。果然大郎走出去，思量了一回，竟到書房中帶着怒容，問滿生道：秀才你家中可曾有妻？滿生踟躕無地，戰戰兢兢，回言道：小生湖海飄流，實未曾有妻。大

郎道秀才家既高詩書也該有些行止吾與你本是一面不曾相識憐你客途過爲拯救豈知你所爲不義若此點污了人家兒女豈是君子之行滿生慙愧難容下地叩頭道小生罪該萬死小生受老丈深恩已爲難報今爲兒女之情一時不能自禁猖狂至此若蒙海涵小生此生以效相報誓不忘高天厚地之恩大郎又嘆口氣道事已至此雖悔何及總是我生女不肖致受此辱今既爲汝污豈可別嫁汝若不嫌地遠索性贅入我家做了女婿養我終身我也嘆了這口氣罷滿生聽得此言就是九重天上飛下一紙

起者必  
空仁

所以起後  
日之輕薄  
也

赦書來，怎不滿心歡喜，又叩着頭道：「若得如此玉成，滿某卽粉身碎骨，難報深恩。」滿某父母雙忘，家無妻子，便當奉侍終身，豈再他往？大郎道：「只怕後生家看得容易了，他日負起心來。」滿生道：「小生與令愛恩深義重，已設誓過了，若有負心之事，教滿某不得好死。」大郎見他言語真切，抑且沒奈何了，只得胡亂揀個日子，擺些酒席，配合了二人，正是：

綺羅叢裡喚新人

錦綉窩中看舊物

雖然後娶屬先奸

此夜恩情翻較密

滿生與文姬兩個私情得成正果，天從人願，喜出望

外文姬對滿生道，妾見父親敬重君子，一時仰慕，不以自獻爲羞，致于失身。原料一朝事露，不能到底，惟有一死而已。今幸得父親配合，終身之事已完。此是灰中得生，萬千僥倖。他日竊不可忘。滿生道：小生飄蓬浪跡，幸蒙令尊一見如故，解衣推食，恩已過厚。又得遇卿不棄，今日成此良緣，真恩上加恩。他日有負，誠非人類。兩人愈加如膠似漆，自不必說。滿生在家無事，日夜讀書，思量應舉。焦大郎見他如此，道是許嫁得人，暗裏心歡。自此內外無間，過了兩年。時值東京春榜招賢，滿生卽對丈人說要去應舉。焦大郎收

拾了盤費，賚發他去。滿生別了丈人妻子，竟到東京。一舉登第，纔得唱名。滿生心裏放文姬不下，曉得選除未及，思量道：汴梁去鳳翔不遠，今幸已脫白挂綠，何不且到丈人家裡，與他們歡慶一番，再來未遲。此時滿生已有僕人使喚，不比前日，便叫收拾行李，即時起身。不多幾日，已到了焦大郎門首。大郎先已有報知，是日整備迎接，鼓樂喧天，鬧動了一個村坊。滿生綠袍，棍簡，搖擺進來，見了丈人，便是納頭四拜。拜罷，長跪不起，口裡稱謝道：小婿得有今日，皆賴丈人提攜。若使當日困窮旅店，没人救濟，早已填了丘

豈怎能勾此身榮貴，叩頭不止。大郎扶起道：此皆賢壻高才，致身青雲之上。老夫何功之有？當日困窮失意，乃賢士之常。今日衣錦歸來，有光老夫多矣。滿生又請文姬出來，交拜行禮，各各相謝。其日隣里看的，挨擠不開，个个說道：焦大郎能識好人，又且平日好施恩德。今日受此榮華之報，那女兒也落了好處了。有一等輕薄的道：那女兒聞得先與他有須說話了，後來配他的，有的道：也是大郎有心把女兒許他，故留他在家裡住這幾時，便做道先有些甚麼，左右是他夫妻而今一床錦被遮蓋了，正好做院君夫人去。

易益者幼  
測每每如此

還有何妨議論之間只見許多人牽羊擔酒持花捧幣盡是些地方隣里親戚來與大郎作賀稱慶大郎此時把个身子擡在半天裏了好不風騷一面置酒款待女婿就先留幾個相知親戚相陪次日又置酒請這一干作賀的先是親眷再是隣里一連喫了十來日酒焦大郎費掉了好些錢鈔正是懽喜破財不在心上滿生與文姬夫妻二人愈加厮敬厮愛歡暢非常連青箱也算做日前有功之人另眼看覷別是一分顏色有一首詞單道着得第歸來世情不同光景



絕倫  
可以

世事從來無定。天公任意安排。寒酸忽地上金堆。  
立看許多滲瀝。熟識還須再認。至親也要疑猜。  
夫妻行事別開懷。另似一張卵袋。

話說滿生夫妻貴暮樂朝歡。焦大郎本是個慷慨  
心性，愈加扯大道，是靠着女兒女婿，不憂下半世不  
富貴了。盡心竭力，供養着他兩個，惟其所用。滿生總  
是慊他人之慨，落得快活過了幾時。選期將及，要往  
京師大郎道是選官，須得使用，纔有好地方。只得把  
膏腴之產，盡數賣掉了，湊着偌多銀兩，與滿生帶去。  
焦大郎家事原只如常。經這一番大弄，已此十去人。

此已見矣  
正是望不  
定的

九、只靠着女婿選官之後，再首與旺，所以毫不吝惜。滿生將行之夕，文姬對他道：我與你恩情非淺，前日應舉之時，已曾經過一番離別，恰是心裡指望好日，雖然牽繫，不甚傷情，今番得第已過，只要去選地方，眼見得只有好處來了，不知爲甚麼心中只覺悽慘，不捨得你別去，莫非有甚不祥。滿生道：我到京，卽選甲榜科名，必爲美官，一有地方，便着人從來迎你，與丈人同到任所，安享榮華，此是算得定的日子，別不多時的，有甚麼不祥之處，切勿挂慮。文姬道：我也曉得是這般的，只不知爲何有些異樣，不由人眼淚要

落下來更不知爲甚緣故。滿生道：「這番熱鬧了多時，今我去了，頓覺冷靜。所以如此。」文姬道：「這個也是兩人絮聒了一夜，無非是些恩情濃厚，到底不忘的話。」次日天明，整頓衣裝，別了大郎父子，帶了僕人，逕往東京選官去了。這里大郎與文姬父子兩個，互相安慰，把家中事件收拾，并疊只等京中差人來接，同去赴任。懸懸指望，不題。且說滿生到京，得授臨海縣尉。正要收拾起身，轉到鳳翔，接了丈人妻子，一同到任。揀了日子，將次起行，只見門外一個人，大踏步走將進來，口裏叫道：「兄弟，我那里不尋得你到你元來。」

未見情時  
阿不見相  
接

此滿生擡頭看時，却是淮南族中一個哥哥，滿生連忙接待。那哥哥道：「兄弟幾年遠游，家中絕無消耗，舉族疑猜，不知兄弟却在那里到京，一舉成名，實爲莫大之喜。家中叔叔樞密相公，見了金榜，即便打發差人到京來相接，四處尋訪不着，不知兄弟又到那里去了。而今還有地方，少不得出京家去，恁哥哥在此做些小前程，幹辦已滿，收拾回去，已領下船在汴河，行李多下船了，各處挨問得見兄弟，你打迭已完，只須同你哥哥回去，只見親族，然後到任便了。滿生心中一肚皮要到鳳翔，那里曾有歸家去的念頭，見哥

醉是偷情  
二字不能  
消化

哥說來意思不對，却又不好直對他說，只含糊問道：小弟還有些別件事幹，且未要到家裡，那哥哥道：却又作怪，看你的裝裹多停當了，只要走路的，不到家里，却又到那里，滿生道：小弟流落時節，曾受了一個人的大恩，而今還要向西路去謝他，那哥哥道：你雖然得第，還是空囊，謝人先要禮物為先，這些事自然，是到了任再處，況且此去到任所，一路過東，少不得到家邊過，是順路却不走，反走過西去怎的，滿生此時只該把實話對他講說，今不得已的緣故，他也不好阻當，得爭奈滿生有些不老氣，恰像還要把這件

事瞞人的一般，並不明說，但只東支西吾，憑那哥哥說得天花亂墜，只是不肯回去。那哥哥大怒起來，罵道：「這樣輕薄無知的人，書生得了科名，難道不該歸來會一會宗族隣里，這也罷了。父母墳墓，也不該去拜見一拜見的，我和你各處去問一問，世間有此事否？」滿生見他發出話來，又說得正氣了，一時也得回他，通紅了臉，不敢開口。那哥哥見他不說了，叫些隨來的家人，把他的要緊箱籠，不由他分說，只一搬，竟自搬到船上去了。滿生沒奈何，心裏想道：「我久不歸家了，況我落魄出來，今衣錦還鄉，也是好事，便

到了家裏，再去鳳翔，不過遲得些日子，也不爲碍。對那哥哥道：「旣恁地，便和哥哥同到家去走走來。」只因這一去，有分交。

綠袍年少，別牽繫足之繩，青鬃佳人，立化望夫之石。

滿生同那哥哥回到家裏，果然這番宗族隣里，比前不同。盡多是呵，脖抹屁的。滿生心裏也覺快活。隨去見那親叔叔，滿貴那叔叔是樞密副院，致仕家居。旣是顯官，又是一族之長，見了侄兒，曉得是新第回來，十分歡喜，道你一向出外不歸，只道是流落他鄉。豈

惟有名方  
明心然性  
有名亦不  
勝汝爾心  
矣

知、却、能、掙、扎、得、第、做、官、回、來、誠、然、是、與、宗、族、爭、氣、的、  
滿、生、滿、口、遜、謝、滿、樞、密、又、道、却、還、有、一、件、事、要、與、你、  
說、你、父、母、早、亡、壯、年、未、娶、今、已、成、名、嗣、續、之、事、最、為、  
緊、要、前、日、我、見、你、登、科、錄、上、有、名、便、已、為、你、留、心、此、  
事、宋、都、朱、從、簡、大、夫、有、一、次、女、我、打、聽、得、才、貌、雙、全、  
你、未、來、時、我、已、着、人、去、相、求、他、已、許、下、了、此、極、是、好、  
姻、緣、我、知、那、臨、海、前、官、尚、未、離、任、你、到、彼、之、期、還、可、  
從、容、且、完、此、親、事、夫、妻、一、同、赴、任、豈、不、為、妙、滿、生、見、  
說、心、下、喫、驚、半、晌、做、聲、不、得、滿、生、若、是、個、有、主、意、的、  
此、時、便、該、把、鳳、翔、流、落、得、遇、焦、氏、之、事、是、長、是、短、講、



若有情之  
人自應爾  
爾

如此便宜  
忘首回个  
決絕

細對叔父說一遍道成親已久負他不得須辭了朱家之婚一刀兩斷說得決絕叔父未必不依允爭奈滿生諱言的是前日孟浪出游光景恰像鳳翔的事是私下做的不肯當場明說但只口裏唧噥樞密道你心下不快敢慮着事體不周備麼一應聘定禮物前日是我多已出過目下成親所費總在我家支持你只打點做新郎便了滿生道多謝叔叔盛情容他兒心下再計較一計較樞密正色道事已定矣有何計較滿生見他詞色巖毅不敢回言只得唯唯而歸到了家裏悶悶了一回想道若是應承了叔父所事

病根在此

怎生撇得文姬父子恩情，欲待辭絕了他的，不但叔父這一段好情，不好辜負，只那尊嚴性子，也不好沖撞他，況且姻緣又好，又不要我費一些財物周折，也不該挫過做官的人，娶了兩房，原不爲多，欲待兩頭絆着文姬是先娶的，須讓他做大，這邊朱家又是官家小姐，料不肯做小，却又兩難，心裡真似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反添了許多不快活，躊躇了幾日，委決不下，到底滿生是輕薄性子，見說朱家是官室之女，好個模樣，又不費已財，先自動了十二分穴，只有文姬父子這一點念頭，還有些良心，不能盡絕。

黑氏披緋  
只爲始不  
以正信乎  
女子不可  
不慎也

肚裏展轉了幾番，却就變起卦來。大凡人只有初起這一念，是有天理的，依着行去，好事儘多。若是多轉了兩個念頭，便有許多奸貪詐僞，沒天理的心來了。滿生只爲親事擺脫不開，過了兩日，便把一條肚腸換了轉來。自己想道：文姬與我起初，只是兩下偷情，算得個外遇罷了。後來雖然做了親，元不是明媒正配。況且我旣爲官，做我配的，須是名門大族。焦家不過市井之人，門戶低微，豈堪受朝廷封誥，作終身位體哉！我且成了這邊朱家的親，日後他來通消息時，好言回他，等他另嫁了，便是倘若必不肯去，事到其間。

要我收雷，不怕他不低頭做小。了算計已定，就去回覆樞密。樞密揀個黃道吉日，行禮到朱大夫家，娶了過來。那朱家既是宦家，又且嫁的女婿，是個新科，愈加要齊整，粧奩豐厚，百物具備。那朱氏女生長宦門，模樣又是著名出色的，真是德容言功無不具足。滿生快活非常，把那鳳翔的事丟在東洋大海去了。正是

花神脈脈殿春殘

爭賞慈恩紫牡丹

別有玉盤承露冷

無人起就月中看

滿生與朱氏，門當戶對，年貌相當，你敬我愛，如膠似

此則忍極矣

李煮感當日亦以來

添滿生心裏，反悔着鳳翔多了焦家這件事，却也有時念及心上有些遣不開，因在朱氏面前索性把前日焦氏所贈衣服香囊，拿出來，忍着性子一把火燒了。意思要自此絕了念頭。朱氏問其緣故，滿生把文姬的事畧畧說些始末道：這是我未遇時節的事。而今既然與你成親，總不必提起了。朱氏是個賢慧女子，到說道：既然未遇時節相處一番，而今富貴了，也不該便絕了他。我不比那世間妬忌婦人，倘或有便接他來同住過日，未爲不可。怎當得滿生負了盟誓，難見他面生，怕他尋將來不好收場。那里還敢想續。

見小玉爲

他到家裏亦且怕在朱氏面上不好看一意只是斷絕了。因言道多謝夫人好意他是小人家兒女我這裡沒消息到他他自然嫁人去了不必多事自此再不提起初時滿生心中懷着鬼胎還慮他有時到來喜得那邊也絕無音耗俗語云孝重千斤日減一斤滿生日遠一日竟自忘懷了自當日與朱氏同赴臨海任所後來作尉任滿一運做了四五任美官連朱氏封贈過了兩番不覺過了十來年累官至鴻臚少卿出知齊州那齊州廳舍甚寬合家人口住得像意到任三日裏頭收拾已完內眷人等要出私衙之外

到後堂來看一看，少卿分付衙門人役，盡皆出去。屏除了閒人，同了朱氏，帶領着幾個小廝丫鬟家人媳婦，共十來個人，一起到後堂散步。各自東西閒走，看要少卿偶然走到後堂右邊天井中，見有一小門，少卿推開來看，裏頭一個穿青的丫鬟，見了少卿，飛也似跑了去。少卿急趕上去看時，那丫鬟早已走入一個破簾內去了。少卿走到簾邊，只見簾內走出一個女人來。少卿仔細一看，正是鳳翔焦文姬。少卿虛心病元有些怕見他的，亦且出于不意，不覺驚惶失措。文姬一把扯住少卿，哽哽咽咽哭將起來，道：「冤家你

一別十年向來許多恩情一些也不念及頓然忘下真是忍人少卿一時心慌不及問他從何而來且自辨說道我非忘卿只因歸到家中叔父先已別聘強我成婚我力辭不得所以蹉跎至今不得來你那里文姬道你家中之事我已盡知不必提起吾今父親已死田產俱無剛刺得我與青箱兩人別無倚靠沒奈何了所以千里相投前日方得到此門上人又不肯放我進來求懇再三今日纔許我畧在病院空房之內駐足一駐足幸而相見今一身孤單落無棲泊你既有佳偶我情愿做你側室奉事你與夫人完我



餘生前日之事，我也不計較短長，付之一嘆罷了。說一句哭一句，說罷又倒在少卿懷裏，發聲大慟。連青箱也走出來，見了哭做一堆。少卿見他哭得哀切，不由得眼淚也落下來，又恐怕外邊有人知覺，連忙止他道：「多是我的不是，你而今不必啼哭，管還你好處。且喜夫人賢慧，你既肯認做一分小，就不難處了。你且消停在此，等我與夫人說去。」少卿此時也是身不由己的，走來對朱氏道：「昔年所言鳳翔焦氏之女，間隔了多年，只道他嫁人去了，不想他父親死了，帶了個丫鬟，直尋到這里。今若不收留他，沒个着落，叫聽

賢哉若爲  
男子必不  
似滿生

沒處去了，却怎麼好？朱氏道：我當初原說接了他來家，你自不肯，直誤他到此地位，還好，不留得他，快請來與我相見。少卿道：我說道夫人賢慧，就走到西邊去，把朱氏的說話說與文姬。文姬回頭對青箱道：若得如此，我每且喜有安身之處了。兩人隨了少卿，步至後堂，見了朱氏，相叙禮畢。文姬道：多蒙夫人不棄，情愿與夫人舖床疊被。朱氏道：那有此理？只是姐妹相處便了，就相邀了一同進入衙中。朱氏着人替他收拾起一間好卧房，就着青箱與他同住。隨房伏侍。文姬低頭伏氣，且是小心。朱氏見他如此，甚加憐愛。

且是過得和睦，住在衙中幾日了，少卿終是有些羞慚，不過意縮縮胸脯，未敢到他房中歇宿去。一日外，廂去喫了酒，歸來有些微醺了，望去文姬房中，燈火微明，不覺心中念舊起來，醉後却膽壯了，踉踉蹌蹌，竟來到文姬面前。文姬與青箱慌忙接着，喜喜歡歡，擁他去睡了。這邊朱氏聞知，笑道：「來這幾時，也該到他房裏去了。」當夜朱氏收拾了自睡，到第二日，日色高了，合家多起了身，只有少卿未起。合家人指指點點笑的話，道是：「十年不相見了，不知怎地舞弄這時節，還自睡哩。」青箱丫頭在傍邊聽得，不耐煩，想

也倦了、連他也不起來、有老成的道、十年的說話、講也講他、大半夜、怪道天明多睡了去、衆人議論了一回、只不見動靜、朱氏梳洗已過、也有些不愜意、道這時節也該起身了、難道忘了外邊坐堂、同了一個丫鬟、走到文姬房前、聽一聽、不聽得裏面一些聲響、推門看、又是裏面關着的、家人每道、日日此時、出外理事去久了、今日遲得不像樣、我每不妨催一催、一個就去敲那房門、初時低聲、逐漸聲高、直到得亂敲亂叫、莫想裏頭答應一聲、盍來對朱氏道、有些奇怪了、等他開出來不得、夫人做主、我們掘開一壁進去、

看看停會相公嘆怪，全要夫人擔待。朱氏道：「這個在我，不妨。」衆人盡皆動手，須臾之間，已撥開了一垛壁。衆人走進裏面，一看，開了口，合不攏來，正是：

宣子慢傳無鬼論

良霄自昔有冤償

若還死者全無覺

落得生人不善良

衆人走進去看時，只見滿少卿直挺挺，倘在地下，口鼻皆流鮮血，近前用手一摸，四肢冰冷，已氣絕多時了。房內並無一人，那裏有甚麼焦氏連青箱，也不見了。剛留得些被卧在那里，衆人忙請夫人進來。朱氏一見，驚得目瞪口呆，大哭起來，哭罷道：「不信有這孽。」

的異事，難道他兩個人擺佈死了相公，連夜走了衆人道：衙門封鎖，插翅也飛不出去。況且房裏兀自關門閉戶的，打從那里走得出來？朱氏道：這等難道青天白日相處這幾時，這兩個却是鬼不成？似信不信，一面傳出去，說少卿夜來暴死，着地方停當後事。朱氏悲悲切切，到晚來步進卧房，正要上床睡去，只見文姬打從床背後走將出來，對朱氏道：夫人休要煩惱，滿生當時受我家厚恩，後來負心，一去不來，吾輩家懸望，受盡苦楚，抱恨而死。我父見我死無聊，老人家悲哀過甚，與青箱了頭，相繼淪亡。今在冥府訴作

以好人  
道得做

念

許自來索命十年之怨方得申報我而今與他冥府  
對証去蒙夫人相待好意不敢相侵特來告別朱氏  
正要問個備細一陣冷風遍體颯然驚覺乃是南柯  
一夢、纏曉得文姬青箱兩個真是鬼少卿之死被他  
活捉了去陰府對理朱氏前日原知文姬這事也道  
少卿沒理的今日死了無可怨悵只得護喪南還單  
苦了朱氏下半世亦是滿生之遺孽也世人看了如  
此榜樣難道男子又該負得女子的

痴心女子負心漢

誰道陰中有判斷

雖然自古皆有死

這回死得不好看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二

硬勘案大儒爭閒氣，甘受刑俠女著芳名。

詩云

世事莫有成心

成心專會認錯

任是大聖大賢

也要當着不着

看官聽說從來說的書，不過談些風月，述些異聞，圖  
个好聽，最有益的，論些世情，說些因果，等聽了的，觸  
着心裏，把平日邪路念頭，化將轉來，這箇就是說書  
的。一片道學心腸，却從不曾講着道學，而今爲甚麼  
說箇不可有成心，只爲人心最靈，專是那空虚的纔



有公道，一點成心入在肚裏，把好歹多錯認了，就是聖賢也要偏執起來，自以爲是，却不知事體竟不是這樣的了。道學的正派，莫如朱文公晦翁讀書的人，那一箇不尊奉他，豈不是個大賢，只爲成心上邊也，曾錯斷了事。當日在福建崇安縣知縣事，有一小民告一狀道：有祖先墳塋，縣中大姓奪占，做了自己的墳墓，公然安葬了。晦翁精于風水，況且福建又極重此事，豪門富戶見有好風水吉地，專要占奪了小民的，以致興訟。這樣事，日日有的。晦翁準了他狀，提那大姓到官。大姓說是自家做的墳墓，與別人毫不相

干的，怎麼說起占奪來，小民道原是我家祖上的墓，是他富豪倚勢占了，兩家爭個不歇，叫中証問時，各人爲着一邊，也沒個的據，晦翁道此皆口說無憑，待我親去踏看明白，當下帶了一千人犯，及隨從人等，親到墳頭，看見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果然是一個好去處，晦翁心裏道如此吉地，怪道有人爭奪，心裏先有些疑心，必是小民先世葬着大姓，看得好起心要他的了，大姓先稟道這是小人家裏新造的墳，泥土工程一應皆是新的，如何說是他家舊坟，相公龍目一看，便了然明白，小民道上面新工程是他家的，底

下須有老土，這原是家裏的。他奪了纔裝新起來。晦翁叫取鋤頭鉄鍬，在墳前挖開來看。挖到鬆泥將盡之處，瑞的一聲响，把个挖泥的人振得手疼，撥開浮泥看去，乃是一塊青石頭，上面依稀有些字。晦翁叫取起來看，從人拂去泥沙，將水洗淨，字文見將出來，却是某氏之墓。四个大字，傍邊刻着細行，多是小民家裏祖先名字。大姓喚驚道：「這東西那里來的？」晦翁喝道：「分明是他家舊墳，你倚強奪了他的。」石刻見在，有何可說。小民只是扣頭道：「青天在上，小人再不必多口了。」晦翁道：「是見得已真。」起身竟回縣中，把墳斷歸。

公之賢子  
令下百生  
此者

小民把大姓問了个強占田土之罪，小民口口青天拜謝而去。晦翁斷了此事，自家道：此等鋤強扶弱的事，不是我誰人肯做。深爲得意，豈知反落了奸民之計。元來小民詭詐，曉得晦翁有此執性，專怪富豪大戶欺侮百姓。此本是一片好心，却被他們看破的。拿定了因貪大姓所做墳地風水好，造下一計，把青石刻成字，偷埋在他墳前了多時。忽然告此一狀，大姓睡夢之中，說是自家新做的墳，一看就明白的。誰知地下先做成此等圈套，當官發將出來。晦翁見此明驗，豈得不信。況且從來只有大家占小人的，那曾見

有小人謀大家的，所以執法而斷，那大姓委實受冤，心裏不伏，到上邊監司處再告將下來，仍發崇安縣問理。晦翁越加嗔惱，道是大姓刁悍抗拒，一發狠着地方勒令大姓遷出棺柩，把地給與小民安厝祖先，了完事件，爭奈外邊多曉得是小民欺詐，晦翁錯問了事，公議不平，沸騰喧嚷，也有風聞到晦翁耳朵內，晦翁認是大姓力量大，致得人言如此，慨然嘆息道：「看此世界，直道終不可行，遂弃官不做，隱居本處武夷山中，後來有事經過其地，見林木蒼然，記得是前日踏勘，斷還小民之地，再行開步一看，看得風木真

字折不字  
未子所以  
為朱子也

竟奸民  
一似朱子  
不實不公

好墓下該大發人家，因尋其旁居民問道：此是何等人家？有福分葬此吉地。居民道：若說這家墳墓，多是欺心得來的。難道有好風水報應他不成？晦翁道：怎生慌欺心？居民把小民當日埋石在墓內，騙了縣官，詐了大姓，這塊墳地，葬了祖先的話，是長是短，備細說了一遍。晦翁聽罷，不覺兩頰通紅，悔之無及。道我前日認是奉公執法，怎知反被奸徒所騙，一點恨心，自丹田裏直貫到頭頂來。想道：據着如此風水，該有發蹟好處，據着如此用心貪謀來的，又不該有好處到他了。遂對天祝下四句道：

二刻驚奇

卷之十三

此地若祭

是有地理

此地不發

是有天理

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屋瓦皆響。次日有邪墳墓已沒成，急連尸棺多不見了，可見有了成心，雖是晦菴大賢，不能無悞。及後來事體明白，纔知悔悟，大就顯出報應來。此乃天理不泯之處，人若欺心，就騙過了聖賢，占過了便宜，葬過了風水，天地原不容的。而今爲何把這件說這半日，只爲朱晦翁還有一件爲着成心上邊，硬斷一事，屈了一個下賤婦人，反致得他名聞天子，四海稱揚得了。

个好結果，有詩爲証。

白面秀才落得爭。

紅顏女子落得苦。

寬仁聖主兩分張。

反使娼流名萬古。

話說天台營中，有一上廳行首，姓嚴，名蓋，表字幼芳，乃是个絕色的女子，一應琴棋書畫，歌舞管絃之類，無所不通，善能作詩詞，多自家新造句子，詞人推服。又博曉古今故事，行事最有義氣，待人常是真心，所以人見了的，沒一个不失魂蕩魄，在他身上。四方聞其大名，有少年子弟慕他的，不遠千里，直到台州來，賺一識面，正是



十年不識君王面

始信嬋娟解悞人

此時台州太守，乃是唐與正字仲友。少年高才，風流  
文彩，宋時法度，官府有酒，皆召歌妓承應，只站着歌  
唱，送酒不許私侍寢席，却是與他詎浪狎昵也。算不  
得許多清處。仲友見嚴蕊如此十全可喜，儘有眷顧  
之意，只爲官箴拘束，不敢胡爲。但是良辰佳節，或賓  
客席上，必定召他來侑酒。一日紅白桃花盛開，仲友  
置酒賞玩，嚴蕊少不得來供應。飲酒中間，仲友曉得  
他善于詞詠，就將紅白桃花爲題，命賦小詞。嚴蕊應

全成一闋詞云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詞寄如夢令。

吟罷呈上仲友，仲友看畢大喜，賞了他兩疋縑帛。又一日時逢七夕，席中間宴，仲友有一個朋友謝元卿，極是豪爽之士，是日也在席上。他一向聞得嚴幼芳之名，今得相見，不勝欣幸。看了他這些行動舉止，談諧歌唱，件件動人。道果然名不虛傳。大觥連飲，興趣愈高。對唐太守道：久聞此子長于詞賦，可當面一試。否？仲友道：既有佳客，宜賦新詞。此子頗能，正可請教。

元卿道就把七夕爲題以小生之姓爲韻求賦一詞  
小生當飲滿三大甌嚴蕊領命卽口吟一詞道

碧梧初墜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初謝穿針人在合  
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畊慵織倦空  
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怕天上方纔隔夜

詞寄鵲橋儂

詞已吟成元卿三甌酒剛喫得兩甌不覺躍然而起  
道詞旣新奇調文適景且才思敏捷真天上人也我  
輩何幸得親沾芳澤亟取大觥相酌道也要勿芳分  
飲此甌畧見小生欽慕之意嚴蕊接過喫了太守看

見兩人光景，便道：「元卿客遠，可到嚴子家中做一程兒伴去。」元卿大笑，作箇揖道：「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但未知幼芳心下如何。」仲友笑道：「嚴子解人，豈不願事佳客？況爲太守做主人，一發該的了。」嚴蓋不敢推辭，得酒散竟同謝元卿一路到家。是夜遂畱同枕蓆之歡。元卿意氣豪爽，見此佳麗聰明女子，十分趁懷，只恐不得他歡心，在太守處，凡有所得，盡情送與他家。留連半年，方才別去也。用掉若干銀兩，心裏還是歡然的。可見嚴蓋真能令人消魂也。表過不題。且說婺州永康縣，有個有名的秀才，姓陳名亮，字同父，賦性

慷慨任使氣，一時稱爲豪傑。凡縉紳士大夫，有氣節的，無不與交好。淮帥辛稼軒居鉛山時，同父曾去訪他，將近居傍，小橋騎的馬不肯走，同父將馬三躍，馬三次退却，同父大怒，跋出所佩之劍，一劍揮去馬首，馬倒地，上同父面不改容，徐步而去。稼軒適在樓，看見大以爲奇，遂與定交。平日行徑如此，所以唐伯友也與他相好。因到台州來看仲友，仲友資給館穀，留住了他。閒暇之時，往來講論，仲友喜的是俊爽名流，惱的是道學先生。同父意見亦同。常說道而今的世界，只管講那道學，說正心誠意的多，是

一班害了風痺病，不知痛癢之人。君父大讐，全然不理。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性命是什麼東西。所以與仲友說得來，只一件。同父雖怪道學，却與朱晦菴相好。晦菴也曾薦過同父來。同父道他是實學，有用的，不比世儒迂濶。惟有唐仲友，平日持才極輕薄的，是朱晦菴道他字也不識的。爲此兩箇議論有些左處。同父客邸與高思遊妓館，此時嚴葢之名布滿一郡。人多曉得是太守相公作興的，異樣興頭。沒有一日閒在家裡。同父是箇爽利漢子，那里有心。伺候他空閒，聞得有一個趙娟，色藝雖在嚴葢之下。

却也算得是箇上等的衙衙，台州數一數二的。同父就在他家游耍，纒絡多時，兩情歡愛，同父揮金如土，毫無怙吝。妓家見他如此，百倍趨承。趙娟就有嫁他之意，同父也有心要娶趙娟，兩個商量了幾番，彼此樂意，只是是个官身，必須落籍，方可從良。嫁人同父道：落籍是府間所主，只須與唐仲友一說，易如反掌。趙娟道：若得如此最好。陳同父特爲此來府裏見唐太守，把此意備細說了。唐仲友取笑道：同父是當今第一流人物，在此不交，嚴蓋而交趙娟，何也？同父道：吾輩情之所鍾，便是最勝。那見還有出其右者？况嚴

蓋乃守公所屬意，即使與交，肯便落了籍，放他去否？仲友也笑將起來道：「非是屬意，果然嚴蓋若去，此邦便覺無人，自然使不得。若趙娟要脫籍，無不依命，但不知他相從仁兄之意已決否？」同父道：「察其詞意，似出至誠，還要守公贊襄，作个月老。」仲友道：「相從之事，出于本人情願，非小弟所可贊襄。小弟只管與他脫籍便了，同父別去，就把這話回覆了趙娟，大家歡喜。」次日府中有宴，就喚將趙娟來承應，飲酒之間，唐太守問趙娟道：「昨日陳官人替你來說，要脫籍從良，果有此事否？」趙娟叩頭道：「賤妾風塵已厭，若得脫離，天



地之恩、太守道脫籍不難、脫籍去、就從陳官人否、趙  
娟道、陳官人名流貴客、只怕他嫌棄微賤、未肯相收、  
今若果有心于妾、妾焉敢自外、一脫籍就從他去了、  
太守心裏想道、這妮子不知高低、輕意應承、豈知同  
父是个殺人不眨眼的漢子、况且手段揮霍、家中空  
虛、怎得了得這妮子終身、也是一時間爲趙娟的好  
意、冷笑道、你果要從了陳官人、到他家去、須是會忍  
得飢、受得凍、纔使得、趙娟一時變色、想道、我見他如  
此撒漫使錢、道他家中必然富饒、故有嫁他之意、若  
依太守相公的說話、必是个窮漢子、豈能了我終身

之事，好些不快活起來。唐太守一時取笑之言，只道他不以爲意。豈知姊妹行中心路最多，一句關心，陡然疑變。唐太守雖然與了他脫籍文書，出去見了陳同父，並不提起嫁他的說話了。連相待之意，比平日也冷淡了許多。同父心裏怪道：難道娼家薄情得這樣滲漸，哄我與他脫了籍，他就不准了。再把前言問趙娟，趙娟回道：太守相公說來，到你家要忍凍餓，這着甚麼來由。同父聞得此言，勃然大怒道：小唐這樣憊賴，只許你喜歡，嚴蓋罷了，也須有我的說話處。他是个直性尚氣的人，也就不戀了趙家，也不去別

唐太守一徑到朱晦菴處來。此時朱晦菴提舉浙東常平倉，正在婺州同父進去相見已畢，問說是台州來。晦菴道：小唐在台州如何同父道。他只曉得有个嚴蓋，有甚別勾當。晦菴道：曾道及下官否。同父道：小唐說公尚不識字，如何做得監司。晦菴聞之，默然了半日。蓋是晦菴早年登朝，茫茫仕宦之中，著書立言，流布天下，自己還有些不慊意處。見唐仲友少年高才，心裡常疑他要來輕薄的。聞得他說已不識字，豈不媿怒。怫然道：他是我屬吏，敢如此無禮。然背後之言未卜真偽。遂行一張牌下去，說台州刑政有枉重。

要巡歷，星夜到台州來。晦菴是有心尋，不是的來得。急促唐仲友出于不意，一時迎接不及，來得遲了些。晦菴信道是詞父之言，不差。果然如此輕薄，不把我放在心上。這點惱怒，再消不得了。當日下馬，執追取了唐太守印信，交付與郡丞。說知府不職聽叅，連嚴蕊也拿來收了監。要問他與太守通奸情狀。晦菴道是仲友風流，必然有染。況且婦女柔脆，喫不得刑拷。不論有無，自然招承。便好叅奏他罪名了。誰知嚴蕊苗條般的身軀，却是鉄石般的性子。隨你朝打暮罵，千箠百拷，只說循分供唱，吟詩侑酒，是有的。曾無一

伏骨天生

毫他事受盡了苦楚，監禁了月餘，到底只是這樣話，晦菴也沒奈他何，只得糊塗做了不合，蠱惑上官，狠毒將他痛杖了一頓，發去紹興，另加勘問，一面先具本參奏，大畧道：

唐某不伏講學，罔知聖賢道理，却詆臣爲不識字，居官不存政體，褻昵娼流，鞠得奸情，再行覆奏，取進止等因。

唐仲友有个同鄉友人王淮，正在中書省當國，也具一私揭，辨晦菴所奏，要他達知聖聽，大畧道：

朱某不遵法制，一方再按，突然而來，因失迎候，酷

逼紹流、妄污職官、公近難、力不能使、賤婦誣服、尚辱、瀆奏、明見欺妄等因、

在話也好  
宰相聖主

孝宗皇帝看見晦菴所奏、正拿出來與宰相王淮平章、王淮也出仲友私得與孝宗看、孝宗見了、問道、二人是非、卿意何如、王淮奏道、據臣看着、此乃秀才爭閒氣耳、一个道譏了他不識字、一个道不迎候得他、此是真情、其餘言語多是增添的、可有一些的正事麼、多不要聽、他就是孝宗道、卿說得是、却是上下司不和、地方不便、可兩下平調了他、每便了、王淮奏謝道、陛下聖見極當、臣當分付所部奉行、這番京中虧

得王丞相幫觀孝宗有主意唐仲友官爵安然無事  
只可憐這邊嚴葢吃過了許多苦楚還不算帳出本  
之後另要紹興去聽問紹興太守也是一個講學的  
嚴葢解到時見他模樣標緻太守便道從來有色者  
必然無德就用嚴刑拷他討拶來拶指嚴葢十指纖  
細掌背嫩白太守道若是親捺井白的手決不是這  
樣所以可惡又要將夾棍夾他當案孔目稟道嚴葢  
雙足甚小恐經折挫不起太守道你道他足小麼此  
皆人力矯揉非天性之自然也着實被他騰倒了一  
番要他招與唐仲友通奸的事嚴葢照前不招只得

士人之所  
難能

且把來監了以待再問。嚴蓋到了監中，獄官看實可憐他，分付獄中牢卒，不許難為。好言問道：「上司加你刑罰，不過要 you 招認，你何不早招認了？這罪是有分限的，女人家犯淫，極重不過是仗罪，況且已經杖斷過了，罪無重科，何苦捨着身子，熬這等苦楚？」嚴蓋道：「身為賤伎，縱是與太守有姦，料然不到得死罪。招認了有何大害？但天下事，真則是真，假則是假，豈可自惜微軀，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今日寧可置我死地，要我誣人，斷然不成的。」獄官見他詞色凜然，十分起敬，盡把其言稟知太守。太守道：「既如此，只依上邊原



斷施行罷，可惡這妮子，強雖然上邊發落已過，這裏原要決斷，又把嚴蓋帶出監來，再加痛杖，這也是奉承晦菴的意思。疊成文書，正要回覆提舉司，看他口氣，別行定奪，却得晦菴改調消息，方纔放了嚴蓋。出監嚴蓋，恁地悔氣。官人每自爭閒氣，做他不着兩處，監裏無端的監了兩箇月，強坐得他一箇不應，罪名到受了兩番科斷，其餘逼招拷打，又是分外的受用，正是

規○圓○方○竹○杖○  
好○物○不○動○念○

漆○却○斷○紋○琴○  
方○成○道○學○心○

嚴蓋喫了無限的磨折放得出來，氣息奄奄，幾番欲死，將息杖擔，幾時見不得客，却是門前車馬比前更盛，只因死不肯招，唐仲友一事，四方之人重他義氣，那些少年尚氣節的朋友，一發道是，嗟比古來義俠之倫，一向認得的要來問他，安不曾認得的要來識他面，所以挨擠不開，一班風月場中人，自然與道學不對，但是來看嚴蓋的，沒一個不罵朱晦菴兩句，晦菴此番竟不曾奈何得唐仲友，落得動了好些唇舌，外邊人言喧沸，嚴蓋聲價騰湧，直傳到孝宗耳朶內，孝宗道，早是前日兩平處了，若聽了一偏之詞，貶謫

了、唐、與、正、却、不、屈、了、這、有、義、氣、的、女、子、沒、申、訴、處、陳、同、父、知、道、了、也、悔、道、我、只、向、晦、菴、說、得、他、兩、句、說、話、不、道、認、真、的、大、弄、起、來、今、唐、仲、友、只、疑、是、我、害、他、無、可、辨、處、因、致、書、與、晦、菴、道、

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真是當田光之死矣、然困窮之中、又自惜此深命、一笑、

看來陳同父只爲唐仲友破了他趙娟之事、一時心中憤氣、故把仲友平日說話對晦菴講了出來、原不料晦菴很毒、就要擺拂仲友起來、至于連累嚴、甚受

此人此節  
似景若何  
如

此苦拷皆非同父之意也。這也是晦菴成心不化，偏執之過。以後改調去了，交代的，是岳商卿名霖到任之時，妓女拜賀。商卿問那箇是嚴蓋，嚴蓋上前答應。商卿擡眼一看，見他舉止異人，在一班妓女之中，却像雞羣內野雀獨立，却是容顏憔悴。商卿曉得前事，他受過折挫，甚覺可憐，因對他道：聞你長于詞翰，你把自家心事做成一詞，訴我。我自有主意。嚴蓋領命，答不構思，應聲口占卜算子道：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

滿頭莫問奴歸處

商卿聽罷，大加稱賞道：「你從良之意決矣。此是好事，我當爲你做主，立刻取伎籍來與他。除了名字判與從良，嚴蓋叩頭謝了，出得門去。有人得知此說的，千金幣聘爭來求討。嚴蓋多不從他，有一宗室近屬子弟，喪了正配，悲哀過切，百事俱廢。賓客們恐其傷性，拉他到伎館散心，說着別處，多不肯去。直等說到嚴蓋家裏，纔肯同來。嚴蓋見此人滿面懺容，問知爲着喪耦之故，曉得是個有情之人，隔在心裏，那宗室也慕嚴蓋大名，飲酒中間彼此喜樂，因而留住，傾心來

往了多時，畢竟納了嚴葢爲妾。嚴葢也一意隨他，遂成了終身結果。雖然不到得夫人縣君，却是宗室自取嚴葢之後，深爲得意，竟不續婚。一根一蒂，立了婦名，享用到底，也是嚴葢立心正直之報也。後人評論這個嚴葢，乃是真正講得道學的，有七言古風一篇，單說他的好處。

天台有女真奇絕，

揮毫能賦謝庭雪。

搽粉虞侯太守筵，

酒酣未必呼燭滅。

忽爾監司飛檄至，

折楊橫掠頭搶地。

章臺不犯士師條，

肺石會疏刺史專。

賤質何妨輕一死，  
罪不重科兩得笞。  
君侯能講毋自欺，  
雖在繯綫非其罪。  
貫高當時白趙王，  
今日蛾眉亦能爾。  
含顰帶笑出猩猩，  
山花滿頭歸去來。

豈承浪語污君子，  
獄吏之威止是耳。  
乃遣女子誣人爲  
尼父之語胡忘之，  
身無完膚猶自強，  
千載同聞俠骨香。  
寄聲合眼閉眉漢，  
天潢自有梁鴻案。

見君不